宋史翼

宋史翼卷十六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三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十六

郭磊卿　胡夢昱　李昴英子志道

虞剛簡　周端朝　焦炳炎

王應鳳

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幸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既即位懷其定策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且門庭穢雜朝論不與磊卿上疏劾之曰臣

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庸邪厠跡其間是郤行而求前也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磊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磊卿起居郎磊卿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遂鬱鬱不得志嗚咽而卒時磊卿與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上亦念之不已特謚正肅爲立正諫坊以旌之赤城志

胡夢昱字季昭號竹林愚隱吉之吉水人生兩歲而
孤家無卓錐其母羅氏忍飢寒以事教育長慕汲長
孺之爲人平居未嘗失色失口於人人有一善如自
己出有秋毫點污絕不與交嘉定丁丑進士授南安
軍南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授南康軍都昌縣主簿
中大法科授峽州司法除大理評事凡兩輸對皆隨
事獻言不毛舉細故以塞責時寶璽來歸大布恩澤
夢昱曰是非國家之福豈臣子稱功德冀官爵之時
獨不受轉官賞而援江甯獲寶河湟歸士等事極言
今日正是嚴恭敬畏愛惜日力之時當以事機易失

爲深慮以事力未奮爲深恥以事勢叵測爲深憂言極剴切時逆全歸附朝廷恩之過厚漸至驕盈夢昱以爲國家之患不在心腹在山東乃獻言欲先時而爲之隄防隨時而爲之操縱所謂先時而爲之隄防者以爲淮甸所籍以禦敵者民兵之力居多合汰在籍老弱之官兵而優附籍勇敢之民兵使有犬牙相制之形則彼必有所顧忌所謂隨時而爲之操縱者以爲此曹志在攻取朝廷每遇其生事而禁約之令官兵民兵合養威持重而此曹之剛心勇氣不若使得發泄於此此時甯宗皇帝側身修行敬天恤民而災

害怪異亦往往有之有星隕於東北其光如電其聲如雷夢昱以爲主上誠心實德對越在天不宜有此然仰窺天意俯察人事必有端倪乃極言今日禍機伏於隱微之中者五事乞舉行范純仁申勅中外條陳本職之說時有以郡縣差役不均賦額虧陷請行經略者夢昱以苟非其人法不虛行弊未可革而害先及矣詭名之隱寄者可許而歸併而不可責以累年之賦其昔磽塉而今肥饒者可許其因仍而不可增以數倍之賦遂極言之山陽虛閫廟議將遣許國夢昱聞之歎曰山東之禍止此矣此曹平時頗以戰

功自負且以忠赤自詭而德望不足以鎭之能無忿乎遂援戴淵商浩等事草奏欲因輪對及之未及對而許行夢旻扼腕久之後果敗人咸服其精識理宗卽位封皇兄濟王賜第霅川妖民妄圖作亂王坐此死執政因窮治其事轉相誣引多所連逮大理少卿徐瑄實涖其獄夢旻謂瑄曰爲逆人而伸理豈得已哉乖陛下之至仁是吾憂也瑄卽舉夢旻充所知有勤拳憂國慷慨敢言引經決疑近古遺直等語未幾議奪王爵而廢其祀事且下廷尉約法夢旻謂瑄曰身爲法官何忍坐視人侮法於帝兄而不救時方下

詔求直言夢昱應詔上書大略以爲太祖皇帝艱難肇造以有天下顧命之日不傳之子而傳之弟立國根本蓋與周人異世同符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邸之變又不幸有近日濟邸之變其事不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然周公待管蔡者終歸於厚太宗皇帝待秦邸者終歸於厚故皆能有道之長齊威之待子糾者終歸於薄唐太宗之待建成元吉者終歸於薄故皆有身後之禍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驪姬則以置毒誣之晉獻公無以散其寃抑之氣故有請帝訖秦之怪戾太子本無巫蠱之

事武帝有以散其冤抑之氣故有晉人之事數而無晉人之妖孼又引鄭伯克段周公改過事反覆極論且辯濟王之不幸其事與管蔡秦邸不同乞隆追贈褒崇之典降存亡繼絕之詔歲時遣使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賚予又貽書丞相史彌遠以爲公論在天下未有久而不明冤抑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此論不早明他日必有反覆此抑不早伸他日必有厲階彌遠得書大怒於是御史李知孝承風旨劾夢昱黨附叛逆與洪咨夔並逐而夢昱則有削籍羈管象郡之命蓋寶慶乙酉九月己未也廣西帥臣錢宏祖

衣帛之時也愧脫簪之諫周室所以中興墜屨之
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難行之事無法家拂士
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選拔言官多采直聲
或俾再入間由外擢其寄耳目也重矣然切於救國
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絕江而歸無復
論留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意倘念國所
以存僅此一脈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倘使強本折
衝在乎眾正必使壯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子國未
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國哉亂其紀
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遵先朝之成

憲而干請爲擠非不欲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盡用近習乘間而宮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賞罰無章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紊驕朝廷之政本未清軍國之威權幾褻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周之祚微有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而張國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渥羣憸雖斥簡記不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平居習爲頑鈍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仗節死

義之士國何利焉尚名節而東都之祚延曖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哉閱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竊安危之機當決於一心陛下幸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赫然發憤日課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勍敵在前禍至無日則恢復之規模立矣文溪存稿上賜金醻其直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黃志首言天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今災沴頻仍言

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廣州人物傳上意嚮納會
除崔與之右相辭不拜上以易英嘗從遊俾奉御札
趣召除直祕閣知贛州與之力辭不行易英亦不拜
贛州之命遷大宗正丞擢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乞外
便養除直祕閣福建提舉登車志澄清貪吏望風解
印去歲大荒捐俸賑貸活飢人甚眾會崔與之薨請
歸持心喪不許尋丁父艱既葬築室墓下聚宗族子
弟講學若將終身焉累召不起淳祐初杜範入相首
薦爲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黃志時杜範與侍
御史劉漢弼國子祭酒徐元杰稱三賢合力薦易英

幡然曰權奸去國羣賢拔茅此清明時也敢自佚乎
行狀六年丙午赴闕奏言陛下斥逐負國之權奸而阿
匼取容者猶尸素充位以兩吏挾扶之耄狀而協贊
萬幾蓋論時相范鍾也時丞相杜範侍御劉漢弼祭
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酖伏廷臣莫敢
言昴英獨斥言不避請正嵩之罪以伸三賢之冤又言
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宮媼閹寺猶
未斥絕是皆爲更化之累焉文溪存稿上喜其直書御屏
記姓名十月擢右正言上謂宰相曰李昴英南人無
黨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首

抗疏乞早正儲貳言極懇切會史嵩之服闋謀復任
昴英復奏嵩之罪浮四凶嘗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
列抗疏亦不報於是自再疏黄志曰臣疏嵩之奸狀踰
旬不報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何
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國家不兩立者嵩之
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姦賊民巨蠹一時與御史章炎
黄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乞寢宮祠削官遠竄詔皆
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
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
天子以討罪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

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不復用廣州人物傳疏三上語益切上爲動容卽與嵩之宮觀時執政狠愎自用尹京者恃皇族日積力詆之上問爲誰以陳韡趙與𥲅對上卻其疏昴英引上裾既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有旨與在外差遣三學諸生以詩餞諸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除知贛州再除福建憲又改漳州俱辭不赴府趙汝騰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李韶陳韡徐清叟八士昴英其一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家食數載杜門卻埽會權帥邱迪嘉淫刑以逞戮及無辜移書詰責之不

從而暴愈甚昜英遂繳告勅留郡庫乞辯平民之寃以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爲姦憸所中褫閣職淸祐十二年徐淸叟參大政力薦之上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洗寃澤物爲己任劾姦贓決寃滯一道肅然置平糶倉以惠飢民罷官酤聽民自釀而薄其征民以爲便郡人崇像祠之諸峒負險盤據相挺爲亂昜英申嚴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諭峒酋各率子弟詣臺訓治掇魯論首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一章解義以訓飭之酋豪各錄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向化無復爲梗徐

清叟奏其事詔以其本頒示天下使民矜式謀治最
陞直寶文閣寶祐二年正月被召除大宗正卿赴闕
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上殿一疏概論時事貴志略
曰人主心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此
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關係甚大今災譴頻
仍民情浸睽國用日竭犬羊益張陛下固勤勞於時
艱而有可娛之具陳于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
懼而無可駭之言接于聽則有時而忘所以爲累者
必有由矣孟軻謂國之危由交征利臧孫達謂官之
敗由寵賂章如閻北司竊弄勢權掖庭慝寵干請修

內司之獻助取兩浙之上賟交昌八座處恩澤之庸瑣郡國麾節多戚屬之膏粱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哉歐陽修曰枉費財物利悉歸衆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似爲今日發願陛下潛消外患無以槃玩耍時賈似道執政閻妃丁大全表裏用事故也旣奏左右皆側目上有西太乙之幸又抗疏諫曰方四郊多壘正臥薪嘗膽之時湖山在日似涉遊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廣州人物傳上嘉納除兼侍講時皇子忠王禥行冠禮進太常卿

贊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屬董盧二巨閹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累疏攻之不行乃直前數奏疏入不報又再疏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它人不敢言而天錫獨言之俄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與天錫俱出國門時人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有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赴上屢有大用意竟為憸夔尼焉自寶祐三年歸澹然無復仕進意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

上嘗賜其所居扁曰久遠曰文溪曰嚮陽堂五年秋
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闔城駭觀後數日昴英卒年五
十有七諡忠簡昴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
有法婉而成章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
推服之平居溫然接物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
難毅不可奪雖鼎鑊在前不懾也景定三年轉運使
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于海珠山咸淳九年士人又
請于郡與菊坡合祠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于
世黄志
子志道字立翁號漁灣少儁穎以春秋領鄉薦九年

鄉薦寶祐元年成進士時上御明德殿再試稱旨除授京邸教授賜紫金魚袋造育有法士林宗之明年父昻英起爲大宗正引嫌乞外職改調浙江僉憲參幹諸軍事志道嚴部伍時簡閱一意寛刑養重一道稱平五年丁巳丁外艱歸服闋起補都憲御史專理糧餉未幾丁祖母艱去咸淳三年召入爲朝散大夫直寶謨閣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提點刑獄節制兵馬兼屯田使尚書工部侍郎時直國步多艱强敵在外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志道屢疏乞歸不許德祐元年以疾乞悶得歸田里端宗立航海南奔元兵侵

遁志道糾秣鄉勇躬督戰於潮州上粟十萬石餽送餉軍三月益兵三千餘人帝重其忠賞給番禺南海新會東莞香山各縣田地約八千餘頃端宗崩帝昺立與元人戰於厓山師潰宋亡志道大哭奉大行主於家鬱陽堂卒子弟宗戚鄉人朝夕哀奠未幾憤鬱而卒廣州志

虞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四川仁壽人祖允文宋史有傳剛簡爲趙雄壻雄子昱志士也好讀周程張邵呂謝楊尹之書剛簡因知學統所在潛心體認以郊恩任官再舉禮部歷仕知華陽縣教授二江范仲黼

者張栻高弟也方會文講學以明湖湘之緒剛簡因
是得和齊斟酌盡聞胡安國父子以至張栻所討論
於嶽麓者而致精焉喟然歎曰洙泗之學堯舜以來
之學也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而乃以為一家之言
乎凡再知永康軍招諸生講學境為大治以安撫使
黃疇若薦召赴都堂不果奉祠未幾起用未上遭劾
罷嘉定十一年詔知簡州金人犯邊制置使董居誼
辟為參議官剛簡經濟之略得之家傳請收人才厚
軍犒以結士心拙還忠義人之配內郡者以紓邊人
之憤又請綏科三路餉夫之直皆得施行大散關陷

東路帥李貴遁去天水一帶皆被兵西路帥莫肯行剛簡慨然請往宊魚關遂自移金平督帥前進人心恟恟剛簡謂曰我師既出敵必不能越大安已而大安果以勒敵聞會居誼召還剛簡亦抵簡利州潰卒作亂由果閬以趨簡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時剛簡至任甫五日驚奔相屬閣學劉光祖文節公方家居貽書相約效死剛簡阻江固守賊知有備去之而張威歸軍過城下賑其匱乏軍士大喜劉光祖上言剛簡保守一城遮蔽西川遂有夔州提刑之命兼提舉常平俄改利州乃召軍帥劉昌祖謀曰必復阜郊

滋蔓然後敵氣可奪雖闔秦鞏可也昌祖曰諸遣人焚滋蔓之權遂復之剛簡曰未也時樞府慮生事每以越境爲戒昌祖猶豫不敢行剛簡督之如南谷遣其親將進屯阜郊於是階鳳成和之民皆荷戈赴之得兵三十萬爲軍聲動天地肉薄乘障斃其大將郭贇敵之脊也阜郊既捷進擣秦州有以密劄勒昌祖還者忠義人大憤散而爲盜阜郊復受兵剛簡夜出撫定士民復募鄉擣鞏之青野原以牽制之敵師始退於是請集保甲之民以爲守禦三年之間團集三十九萬二千餘人自是閬蜀有備又請修屯田之利而

墾田百餘萬遊儲以足魏了翁除工部侍郎舉以自代不報樞爵與制置使鄭損不相得乃上歸休之請五上報可既歸而損竟詆劾之罷祠閑鐫罷之三年而損棄階成五州剛簡猶貽書諸司力言不可其始終憂國如此是年卒所著有易傳論語解詩說尤致精者易本邵子之學參以周程諸書及漢上朱氏說論著十有六年不以示人卜居成都之合江范秀才蓀亦張栻高弟也爲題曰滄江書院學者稱爲滄江先生長沙吳獵使蜀曰湖中親炙胡張者多而得其學如此者鮮矣魏了翁稱其學以爲由博致約浩然

獨得云剛簡以故相之孫著效危疆故未嘗得登朝一展其抱負君子於是知宋之終於不競也其論學之大旨曰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楊伯昌聞之歎服朝野雜記元史盧集傳一統志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嘉定進士其學本出於仲父去非得張栻之傳已而學於蔡幼學於百氏無不通尤熟於典故又學於葉適又嘗學於劉光祖趙蕃或

以爲朱子弟子者非也趙汝愚去國天爲雨血京師人以盆盎貯之殷然端朝爲太學生與其儕楊宏中叩麗正門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宗不可但使聽讀而已是時爲首者六人而端朝受禍尤酷初大理令聽讀於衢州已未半道侂胄矯旨再入大理復聽讀於信州已而押歸本貫尋詔聽自便侂胄終忌之遂遯入蜀從劉後溪遊蓋自上書後轉徙者十七年授徒自給侂胄誅有詔褒錄免解策進士調桂陽軍教授首建濂溪祠以示準的入爲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之子親迎之夕有持諸生刺以入者端朝曰暮矣

來朝於崇化堂當相見諸生曰我來爲國錄事非私也有書在此書入則逐令爲史氏私人恐先生官職鬆鬆天下以爲出於姻亞之力端朝愕然則已奏樂行酒亟告女以其故女素嫻禮教遽稱疾請展日行禮令子登車惘然已而以女廢疾請停昏令訴於臺罷所居官久之復爲國子博士紹定五年七月遷秘書少監兼侍讀上言近畿經筵例咸兼職令抱道篤學之士列庶官而置散地乞廣收召以備其選于是徐清叟葉味道相繼進用尋遷太常少卿端平初鄭清之當國以浮議遣與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

旣而師敗卒如其言除刑部侍郎卒謚忠文宋元學案參𣿰

州府志中興館閣續錄

焦炳炎字濟甫宣州人寓居嘉興舉進士第三理宗朝爲諫官論奏累數百章時宰主括田議遠近騷然炳炎痛疏其害面奏懇惻涕淚俱下上爲動容然未有寢命炳炎論愈力時宰語人曰焦生非攻括田實攻我也炳炎聞之不爲變必報寢而後已尋除太常少卿疏辭以右文殿修撰致仕兩浙名賢錄

王應鳳字仲儀寶祐四年登科錄號默齋全祖望湖語鄞縣人據之子寶慶志與應麟生同日宋史王應麟傳兄弟麗講矻矻忘

寢食成化志其學淹博精切延祐志劇心文圃根柢左氏班馬成化志父性嚴急每授題設巍坐命與應麟坐堂下刻燭以俟少緩輒叱怒由是爲文稱敏捷援筆立就延祐志淳熙十一年蔭補將仕郎嘉靖志登寶祐四年進士寶慶志廷對披腹盡言宋元學案以甲科第九人賜第監通州狼山稅成化志五年爲儀眞郡文學應麟撰昌國令劉君生祠記結銜開慶元年中博學鴻詞科應麟亦先中是科詔褒諭之宋史由架閣咸淳志佐淮南延祐志主管機宜文字嘉靖志牋記填委每入閣口占命吏即上馬志延祐志尋除軍器監丞時應麟方草制以嫌改差淮西

制置司參議官未幾文天祥薦其學宜在翰墨之選成化志德祐元年據厚齋年譜補召爲太常博士將以内制處之甫入國門卽死延祐志年四十六成化志鄞縣志

宋史翼卷十六終

男樹聲藩彰校字

宋史翼卷十七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頭品頂戴廣東高廉道署福建鹽法道加四級 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十七

方逢辰　鄭起　方岳

盧鉞　家大酉　洪天驥

趙順孫　趙必瑑　丁黼

方逢辰字君錫嚴州淳安人父參謀力學篤行記聞該博鄉人敬之號耐軒先生子三人逢辰其長也天稟卓絕自幼刻苦務學夜誦徹旦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會歸於周程朱子之學其所爲文家傳人

誦士林素以魁彥期之淳祐九年鄉舉以夢魁名預首選明年中省試第一等理宗臨軒策士擢進士第一御筆改名逢辰逢辰感激上恩方在期集聞二豕冠忤宰相鄭清之相繼去國善類搖動適遇雷變遂上書曰伏覩御筆以雷發非時避殿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怪之中外傳聞以廟堂爲監謗之巫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大臣不能贊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諍之貨臣聚斂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遁大臣無以備之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聞大臣屢疏丐閒而未

可其請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乃所以爲大臣甚天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奏不報補承事郎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吳中有和靖書堂郡請領學事初講太極圖說分作五節發明濂洛蘊奧寶祐元年以秘書省正字召入時海州喪師淮閫以捷聞物論沸騰蓬辰上書曰伏覩御筆以海州之捷降詔獎諭道路驩之得以誘陛下以曲行賞矣海州之敗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徒以一去恐嚇朝廷直欲以敗爲勝道路傳播莫不羞之今曲狥其請又詔獎諭豈陛下不知而受其欺耶彼國忠之欺其君

爲固寵也天下國家之安危彼不恤也今富貴操柄
陛下自有而自欺欲何爲耶爲陛下謀者何不降詔
以督厲之曰朝廷好官爵汝爲之天下大富貴汝享
之今四郊多壘汝欲以敵遺君父將安之乎此詔一
下彼敢於言去臣不信也陽城有言脫以延齡爲相
臣必取白麻壞之學士院果降此詔臣甚爲天下國
家羞之臣願陛下急收回御筆猶可解萬世之譏掄
外國之笑郎曰萬世之譏未暇恤則四鄰笑我何以
立國乎逢辰此疏爲賈似道發也二年除校書郎時
權綱威福有竊弄者儲君尚幼又上書曰當大本猶

豫之秋豈無旁睨蚜蝣之撼甫節之皚皚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貪州郡而無貪太守有貪國家而無貪邸第南司貪而北司之應奉不貪百姓貪而緇黃之窟宅不貪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貪者於陛下之近親有依憑焉於陛下之宮中有承受焉於陛下之左右有游譽焉專以伺陛下之好惡喜怒以媒其身陛下得之於左右之游揚者曰某人能也某人廉也然後出聖斷而用之或畀以麾或授以節曰吾自除吏也而不知西園之諧價固有從旁而竊威福者矣又曰京師國

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命脈此天下所恃以爲國者京有尹畿有漕所以使培護根本愛養命脈也豈願其撥本根戕命脈以便吾之私哉邇年之爲是官者失其設官之本意不過爲閹豎輩一大承受耳無患宣請眞僞莫辨非時取索隱匿莫稽親察之地惟恐浸浸之易行嚴邃如天誰敢執拘以取禍仇士良之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生又納諫思深慮遠吾輩恩薄而權輕矣莫若以財貨聲色蠱其心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遑遑汲汲爲陛下輕度陛下方以其小心謹事動

適吾志而不知此正仇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
應奉之不給帑庫赤立如垂罄萬一畿甸之內有一
旦警急不知陛下何所趣辦何所倚杖乎如將救之
願斷自今日止營繕宣索刻剔兩司不急應辦之窠
名悉停罷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掃除
壹尤先自此始然後可以責兩司之培護根本愛惜
命脈以爲緩急之備也三年又上疏曰善處急者不
以急而震天下亦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天下之勢固
不可以激尤不可以媮勢急矣吾又示之以急則失
之激故不容不暇以壓之此所謂暇豈眞暇哉當爲

皇皇之急不當爲悠悠之媮然後可以暴白於天下曰吾所以示不迫之暇者非愚天下也不敢震天下也古之謀人國於江左有爲之者矣莫窘於淮淝而談笑於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於就席此之謂不以急而震天下外示談笑內必有以神其指授之略而收轟雷破柱之功陽示從容陰必有以伐其壁後之謀而折飄風怪雨之勢此之謂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安則曰安危則曰危迫則曰迫紓則曰紓何爲翕張闔闢哉世變日激天下之事不可以直遂故處急則必以暇處暇則必以急不然吾雖爲昔人之急天

下之憂端未艾也又曰天下者使吾有以自謀可也不可以鄰國之存亡爲安危使吾有以自備可也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以鄰之存亡爲安危則病於依以敵之緩急爲喜懼則病於制善爲謀者不依於人善爲備者不制於人苟不以我之未及謀未及備者爲第一義而遽以彼之存者爲安緩者爲喜萬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紿我而假敵以道臍可噬乎胡不赫然一怒移其揣摩他人者而自謀自備乎進退伸縮無不由我固不必以鄰國之存亡覘敵國之緩急也時閹宦導上以土木湖山工役大興又疏言今

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之所築者金城鐵壁我之所築者土妖血山彼之所築者奪我之地爲之我之所築者奪民之地爲之又極言備邊之事以必爭之規模而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而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大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猶有一綫河也今乃涉河而築浮光浮光乃吾戶內若其屯於斯耕於斯生聚教訓於斯則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壁而坐爲禁㓊不得動矣爲吾之計當勉諭淮閫盡力以爭浮光毋使彼得

以久其耕而牢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施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而巢之則江陵孤江倘足恃哉爲吾之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之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而南可以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一則思所以爭其名則對壘之勝負決嘗在此而不在彼矣時丙豎縱橫日以滋熾御史洪天錫劾之不行而去逢辰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又抗疏援膏肓二豎爲喩曰臺臣劾二豎欲爲國家早去禍階非有膏上肓下之難也而陛下不行其言豈陛下自愛其國反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

在閹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朱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以屠之又曰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此曹無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理宗不悅遂稱疾求去是時丁大全以甕長用事逢辰見幾而作謁告徑行程元鳳拜相首薦之未幾除知寧國府臺臣以交游學舍論罷逢辰自乙卯棄官歸杜門卻掃潛心於易召之不赴開慶元年大

全罷逐吳潛入相收召善類以著作郎召明年權尚書左郎官是時丁黨雖黜六賊尚存國博徐庚金等相繼上書乞誅六賊以謝天下先是鄂渚危急賈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上以問吳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兵權併聽似道節制時上與似道密往復外廷不得預聞以宰相不知邊報爲潛罪夜半片紙忽從中出吳潛除職與郡中外惴惴謂必有後命逢辰上疏略曰臣聞聖人之好惡是非與天下爲公不宜與天下立異好惡是非者心也聖人之心本與人同豈有與

天下畏者然一人雖至眇而九重至尊也萬鈞至重也天下雖至衆寡則至微矣咸淳元年度宗登極以司封郎官召辭不允除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上疏乞舉行天聖紹興之詔命朝臣爲知縣重其事權當如胡安國之言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之法旨從所奏後沮不行尋除秘書少監再除起居舍人三年信州軍亂以措置軍糧失宜錄事參軍凌辱亂卒白晝持軍器一城洶懼除秘閣修撰江東提刑聞命就道及境或者來言城中近事勸勿入城

偃旗寢鼓而過逢辰不聽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於是密戒能事者館於信州盡得亂卒姓名密調諸寨銳卒擒其渠魁及其餘黨悉置之法事平上褒嘉之諭曰仁宗朝韓琦進士第二人平日循循逮帥眞定悍驕挺亂琦獨斷然不動舉十卒而磔焉謂儒者不知兵可乎卿以掄魁司臬會上饒有脫巾之變乃能密伺奸謀卒草薙而禽獮之可謂儒效章章矣逢辰斷獄如神兩造在庭戒吏勿挾雖田夫樵豎必引至案前曲盡其情每事如此行之不惰故一路無冤民盜賊屏迹明年除江西轉運副使有獻策於

廟堂者請以銅錢一當十行之天下逢辰抗言不便議遂寢市糴翔湧逢辰發米平糶賑濟飢民江西民苦和糴之害申朝省蠲免郡有女妖以左道惑衆鄰境數州之民十百成羣踵門徼福者不絕積有年矣逢辰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治事之暇必至東湖宗濂二書院及所建問政堂與士友講論明辨而篤行之漕廨後有蓮池數畝築屋其上扁曰君子堂取濂溪愛蓮之意所至以講學爲急務士師其道吏畏其威民懷其德五年除權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讀讀書聚徒之所賜名石峽書院七年除吏

部侍郎丁母憂去國服闋賈似道當國除左侍郎不就遂屏居十餘年德祐初元除荊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以父命辭遂顯侍湯劑絕意仕途尋權戶部尚書皆不拜宋亡不仕生於嘉定辛巳卒於至元辛卯著孝經解易外傳尚書傳中庸大學註釋凡若干卷刊於家塾（蛟峰外集文及翁撰墓誌）弟逢振遺獻自有傳

鄒起字叔起號菊山初名震後改今名福建連江人父咸江陵府枝江主簿起少試禮部不第棄舉子業潛心窮理盡性之學束躬修行言動皆有法度嘉定間遊臨安宰執聞其名欲薦官之起恥出私門固辭

不就宿衛四年同太學諸生伏闕論史嵩之起復事得旨免解已而移居臨安府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會前相鄭清之以侍讀入朝舍於湧金門外有詔再授右丞相起闕除命下憤然曰我自上流歸聞出師復兩京大敗而還皆清之誤國罪即登其門厲聲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耶清之執下天府毋妹及子思肖皆被拘去士論大譁臨安尹趙與𥲅越一宿俱縱之清之乃命天府廣布耳目使卒於所居左右排日鈔閱物色二年無能得毫髮及清之去國事乃寢十二年復伏闕論水火災不報逹主諸

暨蕭山學充和靖安定兩書院山長推左浙右環轂開講深衣竹笏坐擁皐比一時學者翕然從爲起平生獨冠巍巾昻然異於衆客京師三十餘年氣節不少屈四方賂餽非合於禮則不受見公卿大夫言不涉私利初與賈似道相識後論得失不合竟疏之家不蓄銀器及圖畫玩好惟藏古今書數千卷披讀不倦嘗教思肖曰古未嘗有文也聖賢心正身修德備行粹見於起居踐履揖遜問答之間無非至文安事章句乎其或紀行事之實或發天理之祕不得已而託於言語無作文心自漢以來專意詞章言浮於理

才騁於學不身之以道惟務言語爲工是委文爲技耳行者本也文者末也有行而無文不失爲君子有文而無行終歸於小人汝其志之晚年學益邃嘗欲改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附所著易註後而病已亟矣卒年六十有四學者稱菊山先生福建通志

方岳字巨山祁門人七歲能詩紹定五年試別省第一殿試已首選以語侵史彌遠抑置第七調南康軍及滁州教授除淮東安撫司幹官高郵軍闕岳以制命往戮首惡數人一城帖然制置使趙葵深倚之秩滿進禮兵部架閣添差淮東制司幹官先是忠請之

在鄂渚主和議北使王檝有割江之請岳嘗代葵書
稿責嵩之嵩之怒嗾言者論之閒居四年及嵩之以
父憂去乃以禮兵部架閣召尋除太學正兼景獻府
教授輪對首言化琵雖更聖心未一又奏東西闡和
戰之議及代書撥怨之由帝再三嘉歎淳祐六年遷
宗學博士時休寧程元鳳婺源吳遇與岳皆受知范
丞相鍾同遷博士有新安三博士之稱進講榮邸例
至客次俟講岳獨不可王與芮甚敬之趙葵以元樞
出督辟充行府參議官與同僚辨論不合乞去葵不
許葵出行邊岳自言之朝乞祠差知南康軍郡故當

左纛之衙置關以便泊舟湖廣總領所綱梢據關邀民錢非萬錢不得入舟多覆溺岳取綱梢榜之百京湖閫賈似道怒謂無體統移文令岳具析岳謂湖廣總領所豈可於江東郡尋體統大書判數百語且曰豈不知天地間有一方岳因還其文似道益不堪遂劾諸朝朝不直似道因兩易之以岳知邵武軍力乞祠不許未至邵武二百里峒寇作馳榜諭之寇知岳威名迎拜車下而散後以劾大豪廖復之廖宗禹復之等多貲先爲之計奏格不下三上疏求去未報則拜交郡印與次官而行既歸然後得旨如所奏改知

饒州知寧國皆未上而罷程元鳳當國起知袁州新其城其後廣寇入而袁不陷岳力也無何丁大全預政以先求舉薦不從怒之除爲吏部尚書左郎官而囑沿江副閫袁玠劾罷之賈似道相起知撫州辭不赴卒年六十四官至朝散大夫自謂秋崖名所居堂字曰歸來館岳氣貌淸古音如鐘詩文不用古律以意爲之語或天出有秋崖小稿行世及重修南北史一百七十卷新安文獻志七十九方吏部傳

盧鉞字偉節福建永福人淳祐四年進士調建昌軍學教授宰相史嵩之遣父喪起復鉞上書論之不報

已而國子祭酒徐元杰薦鈇奮身庠序卓然以名節自持忠誠懇惻奮不顧身乞加錄用召補京秩七年大旱求言應詔者多指鄭寀周坦等爲起災之由鈇與牟子才李伯玉語尤峻坦撰匿名書誣鈇等黃師雍爲之辨於榻前適鈇疏有譽師雍語寀遂劾鈇附師雍理宗猶不之聽也尋爲臺評所論而罷咸淳間累擢至戶部尚書以終福建通志

家大酉眉山人祖愿宋史有傳大酉第進士初授昭化主簿吳曦叛大酉棄官去淳祐中侍講經筵累官工部侍郎與宰相史嵩之論不合罷爲人方直雖累

屈守死不變卒謚文節一統志參朝野雜記

洪天驥字逸仲少有異質貫通經史百家逮事王大母疾甚刲股肉雜湯藥以進疾遂愈然終身不以語人淳祐七年登進士初爲建甯尉折獄誨士見稱於時調連州推官未上寶祐改元差監惠民南局四年較藝南宮得文天祥卷置之上第人服其明尋罷歸六年淮閫辟致爲屬景定三年通班授宣教郎知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材爲首務修復大成殿明倫有堂主敬美身賓賢登俊有齋皆捐俸爲之斂不及民其爲政一裁於義俗譁健戢其尤桀黠者曰此四

牙訟師去則吾民安矣邑以大治經略使洪勳趙汝暨雷宜中及倉憲交以邑最上咸湻二年轉奉議郎二年差監行在榷貨務後除大理寺丞終知潮州與兄文毅公天錫文學齊名時謂二洪卒文天祥狀其行實所著有東巖集粵大記

趙順孫字和仲縉雲人也韓王普之後父雷學於溪齋滕氏授以尊所聞集遂傳其子順孫既長謂朱子之微言奧旨散出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乃采集以爲四書纂疏學者盛傳之湻祐十年進士自祕書郎五遷至侍御史皆兼講讀之職凡日食震雷水

火爲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時致戒時帑藏朽乏而人主不知狀侈日甚顯孫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言九式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乃學陳平之不知錢穀非也眞宗常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諸司條具以聞又言內廷之帑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專以瑣細對揚當申儆之以革習諛之風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還言職薦湯

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圭劾龔
日升昏歸美人楊氏父死甫踰旬進封淑妃言當念
蓼莪之感請以期年雖不從而竟得過卒哭者久之
謝堂與其弟㞡皆以戚畹驕横順孫力言之堂免侍
從㞡以節度使罷奉朝請度宗雅重順孫而賈似道
方當國順孫累陳買田變楮之弊又劾龍其姪廣德
守蕃世似道怒甚順孫丐去度宗不允又言新宮之
建議毀民廬未知師臣相臣有諫玉淸昭應如王旦
者否似道益怒上章乞骸順孫亦丐去除吏部侍郎
兼祭酒同修國史仍兼侍讀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

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以夏初即徵民租
順孫籌糶二千萬斛以入庾而豫徵之法以免築學
道書院以講學復召爲吏部侍郎晉尚書兼侍讀請
急援襄陽因述許翰之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
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
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又曰端平失
襄而卒復之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急援禍至無日
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笑曰縱襄陽失守豈遽危亡
此書生腐語耳六年攝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兼
權參政八年同知院事兼參政馬廷鸞去位度宗欲

用爲右揆兼元樞順孫歎曰吾其爲張悌矣已降麻會病得辭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舟次富陽歎曰一病足勝二十四考矣十年起爲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爲州民代輸稅錢四十餘萬知時事不可爲亟歸憂憤疾篤不復御藥而三宮北上矣又九浹旬而卒所著自四書纂疏外有近志錄精義孝宗繫年錄中興名臣言行錄格齋集學者稱爲格齋先生

金華黃先生集

趙必瑑字玉淵號秋曉東莞人濮安懿王裔也度宗咸淳元年進士父崇詘同科喬梓聯登傳爲盛事黃志

崇詘性恬淡任南安軍司戶參軍卓著賢聲壽曰父子竊祿是取盈于造物也解組歸東莞志必瑑初任高要簿尉郡檄署四會縣事有異政民爲立生祠再任高康丞惠州守文璧辟爲郡從事丞相文天祥璧之兄也集兵勤王必瑑往謁相與論時事必瑑慷慨泣下天祥重之後察璧無堅守意即歸適熊飛駐兵于邑欲盡括稅戶財穀以充軍需人情恟恟必瑑恐爲變請於飛願以已貲錢三千緡米五百石以贍供餉使減稅戶需擾飛從之即委必瑑董其事必瑑附其家各寬征之人感其義廣州人物傳復語飛曰聞王師駐

海上欲遣趙溍方與安撫東廣莫若用宋號通趙方二使尊宋主然後舉兵事成則可與復不成亦足垂不朽飛然之即日署宋植號舉兵向城遂迎溍與入廣時天祥開督府于潮惠郭志辟必瑑爲朝散郎僉書惠州軍事判官兼知錄事相與殫謀恢復而勢已不支矣宋亡歸隱東莞之溫塘以詩酒自娛足跡不入城郭嘗題其室曰詩人只合住茅屋天下未嘗無菜羹其所養可知矣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卒壽不踰五十平生慷慨仗義樂周人之急至臨大事以身任而不辭云粵大記有覆瓿集行世

丁黼字文伯故徐州人也漢說易大師將軍寬之後世居沛碭間南渡後徐爲戰地曾大父執中卜居青陽尋遷石埭黼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父泰亨宿儒也自教之已而平陽徐誼教授池州泰亨挈黼共往從焉誼以老友待泰亨留與其訓後進而授黼以語孟學庸大旨聖賢修己治人之學永嘉錢文子亦碩儒由誼以見之得其經學黼氣疎神悟誦言觀行遂爲誼門下第一成淳熙進士枋臣當國賢士多沈下僚時天下所稱爲正學直道者魏了翁洪咨夔眞德秀皆重黼而了翁尤契嘗曰忠肝義膽霜明玉潔足

以廉頑立懦吾交文伯二十年眞端人也嘗聞張忠恕之賢亟求見之叩以南軒之學以爭濟邸事于史彌遠怒與王道眞德秀魏了翁同被逐彌遠死召還寶慶元年累官軍器監數上封事言大臣不法事累進累陞以直祕閣知信州吉州皆有聲眞德秀爲江西安撫薦之詔遷提刑尋充四川夔州路安撫使兼知夔州時崔與之方帥四川聞黼至喜贈詩云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黼涖夔疏上十事夔大治乃以右文殿修撰充廣西副制置使守靜江尋以四川副制置使守成都時蜀事已極壞黼延李微之于幕力

行寬大之政蜀人戴之如父而知事之必不可支乃遣其家屬南歸曰無以老子爲念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大入黼乃守大小城飛山移屯盡撥隸文龍帳犀牌丁不滿七百北兵詐用宋將旗幟城中以爲潰兵也以榜招之已而知其非或勸黼以自全計笑曰吾爲副元帥死其分也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館甥以收吾骨整兵夜出城南遂戰于石筍街衆散且盡黼入城率其親信侍從數十人巷戰寮屬惟參議官楊大異一人力竭皆死之大異復蘇得免事聞賜祠贈恤如制謚恭愍所著有延溪集六經辯正疑問諸

史考宋季三朝政文參池州府志夔州府志宋元學案魏鶴山集丁泰亨墓誌徐瑄墓誌

宋史翼卷十七終

男樹藩校字